

萬 有 文 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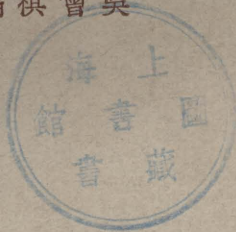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四)

吳會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四)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4 0657B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四冊目錄

卷七

序跋類

序二

唐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一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二
唐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五
篋中集序	元結	六
唐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顏真卿	六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八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八
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韓愈	九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九
愚谿詩序	柳宗元	一一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一一

唐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一一二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一六
上元和郡縣圖志序	李吉甫	一七
荔枝圖序	白居易	一八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李商隱	一八
通典序	李翰	二二
重修說文序	徐鉉	二四
諫垣存橐序	韓琦	二五
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二六
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二七
集古目錄序	歐陽修	二八
外制集序	歐陽修	二八
唐書藝文志序	歐陽修	三〇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三〇
五代史職方考序	歐陽修	三一
五代史一行傳序	歐陽修	三二

五代史宦者傳序	歐陽修	三三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三四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三五
周禮義序	王安石	三七
書義序	王安石	三七
詩義序	王安石	三八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三八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三九
陳書目錄序	曾鞏	四一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四二
梁書目錄序	曾鞏	四三
新序目錄序	曾鞏	四四
徐幹中論目錄序	曾鞏	四五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四六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四七
元祐會計錄序	蘇轍	四九

064579

會計錄民賦序 蘇轍……………五〇

揚州集序 秦觀……………五二

道鄉集序 李綱……………五三

湖海集序 李綱……………五四

通書序 胡宏……………五五

通志總序 鄭樵……………五六

大學章句序 朱熹……………六四

中庸章句序 朱熹……………六六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六七

卷八

序跋類

序三

通鑑紀事本末序 楊萬里……………六八

江西宗派詩序 楊萬里……………六九

會稽志序 陸游……………七〇

周益公文集序 陸游……………七一

雲安集序	陸游	七二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七二
禮記集說序	衛湜	七四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魏了翁	七五
書經集傳序	蔡沈	七六
宗忠簡公文集序	樓昉	七六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七七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七九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八一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八四
六書故序	戴侗	八六
雲南志略序	虞集	八七
吳張高風圖序	虞集	八七
杜詩纂例序	虞集	八九
汪氏勳德錄序	虞集	九〇
朱葵山文集序	宋濂	九一

吳濰州文集序	宋 濂	九一
曾助教文集序	宋 濂	九二
張侍講翠屏集序	宋 濂	九三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九四
楊氏萬木圖序	楊士奇	九六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九七
荀悅漢紀序	何景明	九七
武功縣志序	何景明	九八
忠節錄序	焦 竑	九九
重刊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	一〇〇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一〇一
碧梧軒詩集序	王慎中	一〇二
詩集自序	李夢陽	一〇三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 坤	一〇四
致身錄序	陳繼儒	一〇五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一〇七

漢口志序	歸有光	一〇七
初刻日知錄自序	顧炎武	一〇八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顧炎武	一〇八
肇域志序	顧炎武	一〇九
明文案序上	黃宗羲	一〇九
明文案序下	黃宗羲	一一〇
吳山穀音序	毛際可	一一一
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序	顧祖禹	一一二
方輿紀要序	魏禧	一一三
彭躬菴文集序	魏禧	一一四
曾庭聞文集序	魏禧	一一五
梓室遺稿序	魏禧	一一六
王山長集序	施閏章	一一六
陸桴亭思辨錄序	陸隴其	一一七
榕邨講授編序	李光地	一一八
明史黨流賊傳序	王鴻緒	一一九

明史藁食貨志序	王鴻緒	一一〇
明史藁刑法志序	王鴻緒	一一〇
秋水集序	朱彝尊	一一一
感舊集序	朱彝尊	一一一
日知錄序	潘耒	一一三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七

序跋類

序二

唐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祇承於帝。修六府。敍九功。曰都曰兪。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於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愍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篇。見咨論。敍德輿以爲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誠。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謂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敦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

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譏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桔槔。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整。大倫圯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爲仁由己。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尙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旣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功考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

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敦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詔書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讖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敝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閒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

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仲之爲典。謨。俾獮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唐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於天山川文於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祇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於初。未弱冠。隱於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開關代故。宣力匪躬。勤於王家。出洩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於吳。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掃除之際。自爲墓誌。其閒嚮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閔麥鉅衍。爲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書誌三篇。感慨自斂。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丞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劘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爲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者。相延無虛日。又況奇袤伎害。崇黨蔽善。公於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於天下。神之聽之。景福於趙。

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與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仕於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猥以疎愚。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於篇。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尙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汙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顏真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於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旣馳

聘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推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閒濮上。胡爲乎緜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遜。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徙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徵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羌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卽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逾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志。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倚撫疵瑕。沈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埒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某集。費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閒。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郎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贊碑志表疏制誥。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

於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也。至若世系閱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旣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騷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顛顛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講六藝之文。以探周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霑。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旣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

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於是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韓愈

與衆樂之。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旣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是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尊俎旣陳。肴羞惟時。醴粢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兒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

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兒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卽綴其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爲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卽又爲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卽傳道士。道士卽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卽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旣止。卽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鼗。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上。顧覓道士不見。卽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卽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爲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始旣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尙馳競。不尙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

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册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閒。泊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閒。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閒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國家改元。長慶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瞻。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綸綽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命。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縣遠。其代王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寢以微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彤墀奏罷。別承天睇。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華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庥。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真金模聖表。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裒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獯鬻攸居。因

饑憑陵。怙衆強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振。犬羊遂潰。疣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瘡痍榛棘。襲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敍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祇以拒君。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論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泝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潢水餘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尙固。議罷兵者。蚊集。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甌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棋。尙規。曹參之飲酒。方酬。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淬鄴刀。萬里來袁尙之頭顱。二冢葬崑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

陽之勅。宗英可汗。獻琛輸寶。越自絕域。通於本朝。文畢伯仕之胤。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被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籍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辰。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移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縟文采。類於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爲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恐。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盪。辭讓不及。因齋潔以敍焉。夫全功難恃。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

石鑠。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爲患也。如雒邑咸秦者。幾焉。雕鷲不傳之。以馳騁。驂騑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賢聖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佐佑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巖廟。自是以降。其類實繁。惟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行之。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薺。司馬氏已來。規範蕩盡。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僭竊爲工耳。文與道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齋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

聯句十。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上元和郡縣圖志序 李吉甫

臣聞王者建州域。物土疆。觀次於星躔。察法於地理。考中國山河之象。求二儀險阻之情。天漢萌而兩界分。南官正而五均敝。自黃帝之方制萬國。夏禹之分別九州。辨方經野。因人緯俗。其揆一矣。及秦皇并六國。則罷侯而置守。漢武討百蠻。則窮兵而黷武。雖裂爲郡縣者。遠過於殷周。而教令之所行。威懷之所服。亦不越於三代。失天地作限之意。非皇王尙德之仁。誇志役心。久而後悔。由此觀之。則聖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遠矣。吾國家肇自貞觀。至於開元。兼夏商之職貢。掩秦漢之文軌。梯航累乎九譯。廢置通乎萬里。然後分疆以辨之。置吏以康之。任所有而差貢賦。因所宜而制名物。守有要害。險其走集。經理之道。冠乎百王。巍巍乎無得而稱矣。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然則聖人雖設險而未嘗恃險。施於有備之內。措於立德之中。其用常存。其機不顯。弛張開闔。因變制權。所以財成二儀。統理萬物。故漢祖入關。諸將爭走金帛之府。惟蕭相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隄塞。戶口虛實。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輅之謀。田官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言。斷可識矣。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握樞秉聖。承祧立極。祖堯舜之道。憲文武之程。皇王之遐蹤。行之必至。祖宗之耿光。寢而復耀。天寶之季。王途暫艱。由是墜綱解而不紐。強侯傲而未肅。逮至興運。盡爲驅除。故蜀有

阻險之夫。吳有憑江之卒。雖完保聚。繕甲兵。莫不手足裂而異處。封疆一乎四海。故鄙衛風偃。朔塞砥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臣吉甫當元聖撫運之初。從內庭視草之列。尋備衰職。久塵台階。每自循省。赧然收汗。謨明弼諧。誠淺智之不及。簿書期會。亦散材之不工。久而伏思。方得所效。以爲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爲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時獲省閱。或裨聰明。豈欲希鄴侯之規模。庶乎盡朱贛之條奏。況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千家。尙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敍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捭天下之吭。制羣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謹上元和郡縣圖志。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篇首。冠於敍事之前。并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臣學非博聞。識愧經遠。馳騫雖久。漏略猶多。輕瀆宸嚴。退增戰越。謹上。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李商隱

唐葉十五帝諡昭肅。始以太弟茂對天休。遂臨西宮。入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揮三靈。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範圍古昔。史卜宵夢。震嗟不寧。是用能文。惟睿掌武。以永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賚朕者。其誰氏子焉。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訥。揚挖不能仰酬。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汝來輔予。霞披霧銷。六合快望。四月某日入覲。是月某日登庸。淵角奇姿。山庭異表。爲九流之華蓋。作百度之司南。帝由是盡付元機。允厭神度。左右者咸不知其夢邪。卜邪。金門朝罷。玉殿宴餘。獨銜日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闈。徵召誥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居第一功。麒麟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元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臣曰師古曰文本。高宗有臣曰嶠曰融。元宗有臣曰說曰瓌。代宗有臣曰衰。至於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並稟太白以傳精神。納非煙而敷藻思。才可以淺深魏邴。道可以升降伊臬。而又富僧孺之新事。識庾持之奇字。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南王食時之工。裴子野昧爽之獻。疑王粲之夙構。無禰衡之加點。然後可以宏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乏賢。可纂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也。朕思丕承。汝勉善繼。無忝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宏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宮之中。念兆人之衆。顧九州之廣。永懷不待之痛。式重如存之敬。公伏奏曰。惟先后懋守丕基。允資內助。秀南頓嘉禾之瑞。開烈山神井之祥。德駕河洲。淑肩沙麓。將顯降嬀之配。未宏褒紀之恩。滃美椒塗。掩華蘭掖。綠山破萑。夙聞齊主之悲。採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今繞樞有慶。鳴社承輝。而懿號未彰。貞魂莫祔。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

靈祧祖之重。傳於夏啓。既不克終。歸於與夷。又未能立。乃推帝堯。敦敘九族之道。宏魏文榮樂諸弟之志。常曰。潁邸吾寧忘邪。及武宗讓。踰三四位。當九五出。潛離隱。躍泉在天。揚八彩於堯眉。挺二肘於湯臂。故外則上公列辟。內則常侍貴人。咸願擬議形容。依稀彩飾。公搢圭歸美。吮墨摛詞。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事也。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骸者慕周。偃武肉食者效晉。清談豕不獮牙。蠶因搖尾。氛興燕易。駕狩巴梁。九十年變。輅不東。三千里華戎。遂隔日者。上元降鑒。元聖恢奇。遂於首亂之邦。先有納忠之帥。復我疆理。平我讎仇。負羽蒙輪。已聞於深入。赤葦邪幅。將事於駿奔。陳萬賄以展儀。備四旂而告捷。仍願於箕星之分。巫閭之旁。追琢貞珉。彰灼來葉。以文上請。屬意宗臣。公乃更夢江毫。重吞羅鳥。叮嚀河濟。呼嘯神祇。述列聖之英猷。答藩維之深懇。既事包理。亂思屬安。危不惟嵩岳降神。固亦文星助彩。螭蟠龜戴。蟲篆鳥章。構思而君苗硯。焚灑翰而元常筆。開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天街之北。獺鬻攸居。結以闕氏。降我皇女。奉春君婁敬嘗爲遠使。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乘以無年。遂忘舊好。分偵邏於甌脫。遣祭醑於躑躅。俾我刁斗晨驚。兜零夜設。公乃上資宸斷。旁耀軍謀。心作靈臺。手爲天馬。充國四夷之學。此日方知。薛公三策之徵。他時未爽。既而鬼籍飛辨。邳石降籌。不使郭閔。仍讒於段熲。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勢協聲同。火燼水灌。遂得朝還。貴主。暮遁名王。轄柳塞之歸車。復梅妝而向闕。及晉城赤狄。喪帥歸珪。有闕伯之弟兄。誕景升之兒子。將憑蜀閣。欲恃吳錢。姑務連雞。靡思縛虎。既垂文誥。尙有羣疑。公乃挺身而進。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衛朔受貶。祇以拒君。今天井雄藩。金橋故地。跨搖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坐爲汙俗。文宗外相。行有匪人。忠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

埃昏晉水霧塞唐郊。殊懿公之東徙渡河。若紀侯之大去其國。稽於時議。憚在宿兵。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惟宗室。乃元王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歟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獎夙沙縛主之風。長冒頓射親之俗。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萬。齊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今真將軍爲時而出。賢諸侯代不乏人。況其俗產代地之名駒。富管涔之良璞。有抱樹辭榮之節。有漆身報德之風。邪躡足以謀。屈指而定。謝安之圍碁尙劫。曹參之飲酒正酣。適有軍書。果聞戎捷。牛郎謝衆。丕豹出奔。樂毅不歸。鄒陽已去。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袁尙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膊。何其纂立大效。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宗英可汗。旣畏王威。遂聞請吏。留犂徑路。對潼酪以知羞。毳幕氍毹。望衣冠而有慕。大畢伯士之允。呼韓單于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百王共貫。三代同規。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之詔。伐上黨之制。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每牙管旣拔。芝泥將乾。上輒曰。爾有獨斷。朕無疑謀。固俟沃心。可不假手。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故每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美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屬宣室未召。武帳不開。公莫暇昌言。且陳密疏。賈太傅之憂國。固動深誠。山吏部之論兵。詎因夙習。凡所奏御。罕或依違。及武宗下武重光。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按牒西崑。率億兆歸心。列公卿定議。以一十四字。垂百千萬年。藻緝辭華。鋪舒名實。秦晉於玉檢瑤繩之內。平勃於綠疇讒鼎之間。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且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義。

作爲大誥。祈於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旣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等。凡一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不言制集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昴中邱。有風雨翁張之氣。藪臺高邑。有山河隱軫之靈。萃於直躬。慶是全德。許靖廊廟之器。黃憲師表之姿。何晏神仙。叔夜龍鳳。宋玉閒麗。王衍白皙。馬援之眉宇。盧植之音聲。此其妙水鏡而爲言。託丹青而爲裕。至於好禮不倦。用和爲貴。敬一人而取悅。謙三位而無咎。意以默識。確乎寡辭。車匠胡奴。罔迷於半面。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聿成儉訓。不有長物。昔猶卑官。端坐心齋。江草分謝眺之舊襦。便爲臥具。周正得袁憲之談柄。常在講筵。五車自娛。三篋能識。麗則孔門之賦。清新鄴下之詩。重以多能。推於小學。王子敬之隸法。逾媚。皇休明之草勢。沉著。異時相逼。當代罕儔。不妄過人。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願僑札交暱者稀。故能應是昌時。媚於天子。憲章皇極。燮理元穹。燭耀家聲。粉飾國史。倖帝典之灑灑。疆疆尊王道之蕩蕩。平平而又不節。怨嗟知進。憂亢張良。竟稱多病。王充方務。頤神無穎。陽之善田。乏好時之巨產。何曾之食旣去。虞悰之鮓方嘗。憂其厚味。有爽和氣。肴藪無在。琴鶴有餘。成萬古之良相。爲一代之高士。繫爾來者。景山仰之。某昔在左曹。每事先帝。雖詭詞望利。不接於話言。而深義約文。庶歸於風采。代天之言旣集。幡地之樂難忘。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將穎嚴之淺近。忽焉承命。何所措詞。五嶺遐幽。八桂森爽。莫逢博約。寧遇切磋。處無價之場。率然占玉。登不枯之岸。麤爾論珠。雖常有意焉。亦不知量也。某叩頭再拜上。

中一段與鄭亞作詞意相似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理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人冥頑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常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代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塞胸滿腹。瀕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馳驅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覺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終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古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黃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始。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生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其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世。緯俗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尙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興邦。篤於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紀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

發明以示勸誡。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嗚呼。今之人。賤近而遺遠。昧微而觀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以嘆息也。翰與杜公數句探討。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歷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

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壘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閒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旣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諫垣存彙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

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橐，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橐，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歷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欲，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

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祛其囊。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峩。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者。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提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常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酬象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集古目錄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緆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石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外制集序 歐陽修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旣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學。旣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卽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肯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閱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廟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俛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唐書藝文志序 歐陽修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質。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五代史職方考序 歐陽修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

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北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五代史一行傳序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

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五代史宦者傳序 歐陽修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

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旣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乃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

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異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

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達則專于淫。洗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於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物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閒情累都忘云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

於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賦畝。則以賦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周禮義序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暨暨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書義序 王安石

熙甯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

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詩義序 王安石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由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遠。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敍。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

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願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非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敍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 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儻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敵。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

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旣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

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敍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懿德。非常之迹。將闔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櫛杌鬼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

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儉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曾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旣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敍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

有好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耶。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新序目錄序 曾 羣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

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遽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徐幹中論目錄序 曾 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

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旣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

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

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民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元祐會計錄序 蘇 轍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

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閱誠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續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難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彊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會計錄民賦序 蘇轍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

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流風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

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謀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失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穀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揚州集序 秦 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

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泊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旣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兖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時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考焉。

道鄉集序 李綱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邪。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中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絺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

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于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游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閒。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宏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榘。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版以傳于世。求序于綱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閒。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便者。接武竄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始以言爲諱。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蓋屢瀕于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當然。至崇寧宣和閒。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

詩以風刺爲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箴規戒誨。美刺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於當時。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讒思古。咏吟情性。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小弁之怨。所以篤親親之恩。鷓鴣之貽。所以明君臣之義。谷風之刺。所以隆夫婦朋友之情。使遭變遇閔。而泊然無心於其閒。則父子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幾乎息。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悻。然愛君之誠篤。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閒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不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余舊喜賦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浦。又明年移海外。自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與魍魅荒絕。非人所居之地。鬱悒亡聊。則復賴詩以攄憂娛。悲以自陶寫。每登臨山川。嘯咏風月。未嘗不作詩。而嫠不恤緯之誠。閒亦形於篇什。遂成卷軸。今蒙恩北歸。哀葺所作。目爲湖海集。將以示諸季。使知往返萬里。四年閒所得。蓋如此云。庚戌清明日。梁谿病叟序。

通書序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敦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于穆修也。傳先天圖于种放。放傳于陳搏。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蓀長往不來者伍。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于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

學。則周子豈待爲種穆之學而止者哉。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序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尙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通志總序 鄭樵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皇。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旣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著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

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互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

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與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闢奧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旣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二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

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其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母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旣失。同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諡。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

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傳旣不別其源。後人何從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遽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旣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緯。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韻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略。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里。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諡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諡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諡。

太王王季文王。此諡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諡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旣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諡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諡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旣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杳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笙間崇丘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

猶傳於後世。良有節而無辭。不爲異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混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混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册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卽其書爲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墮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爲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册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册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

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敍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曆。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爲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譜。卽太史公法。旣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謚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書。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

于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寘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況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蒼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學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佻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反本。道之污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大學章句序 朱熹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

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說。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旣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朱熹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
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
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
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
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
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
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
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
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
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旣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
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
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誦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
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

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論議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卷八

序跋類

序三

通鑑紀事本末序 楊萬里

初。余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余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余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楸。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余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窅而飄。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余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旣。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

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奸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覲人之病戚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之病不憎焉不諱焉不醫之拒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闡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紆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序。

江西宗派詩序 楊萬里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枝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憮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憮然也非憮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憮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婁人子崛起委巷而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弟子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代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旬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焉乎待

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闥風夕不周。行入乎宇宙。忽然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嗟乎。離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祕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暖。如秋而肅。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黼黻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其詩社止於逸。非闕與。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宮。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余曰。子江西人也。於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余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會稽志序 陸游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羣盜削平。彊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爲府。冠以紀元。大駕旣西。幸而府遂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瀕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蔥佳氣中。朝謁之使。臚銜轂擊。中原未靖。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牒。宜其廣載。

備書。顧未暇及者。繇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馮景中。卽持正。陸子虛。王度。朱鼎等。上參禹貢。下攷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匠。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爲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

周益公文集序 陸游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冊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閱富淹貫。溫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黃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祕。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之以遠游窮處。使之磨礱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實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雋不羣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撓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廢。而玉燵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復出于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絕

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艸之地。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戲。聖王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稿者。屬余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欲議。豐功偉績。見于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

雲安集序 陸游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於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尙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於夔。實督硤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徘徊太息。弔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爲一代傑作。顧夔雖號大府。而荒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爲并爲雍。爲鎮。爲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爲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虛。是可歎歟。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普慈安。高衷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大學衍義序 真德秀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會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迨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剝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

鑿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行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禮記集說序 衛湜

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注。歷晉迄陳。雖南北殊隔。家傳師授。代不乏人。唐貞觀中。孔穎達等詳定疏義。稍異鄭說。罔不芟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由貞觀至五代。踰三百年。世儒競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無傳矣。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衆說。逮今日。爲尤詳。禮記並列六籍。乃獨闕焉。諸儒閒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者。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攷並究。秩然成書。未之有也。余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注。孔義。翦除蕪蔓。采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并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于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苟能因衆說之淺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幾貫通而盡識之矣。或曰。是書粹聚諸家之善。逾數十萬言。毋乃務博而忘約乎。余曰。博學之。審問之。夫子嘗以誨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親得于師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之所深造也。吾道一以貫之。爲曾子言之也。予欲無言。子貢未有省也。陵節而求。躐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矧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儻率意以去取。其能息異同之辯。絕將來之譏乎。近世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

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然自各有意在。學者玩味如何耳。盡載程張楊呂之說。而諸家有可取者。亦兼存之。余之集說。竊取斯義。是則此書之博也。非所以爲學者造約之地邪。猶愧寡聞。訪論未盡。然六經之典。敷暢發明。至是麤備。或于古聖代闕文小有補云。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魏了翁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卽辭以知心。故卽其或慚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卽其或諛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于氣。氣命于志。志立于學。氣之薄厚。志之大小。學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耆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斷乎不可揜也。四明樓宣獻公蚤以名進。士發身三朝大典。多出公手。天下之稱記覽詞章者。未之或先。孰知公之所以反觀內省者。匪辭之尙。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病知免。遂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簣。乃在此段後。人至于內自攻治。知義理之無窮。而豪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閒。不憂不懼。而辭之本立矣。某之生也。後雖不克執書冊。以從公游。泰禧閒有位于朝。是時孽韓猶竊政柄。寢悔前誤。凡慶元所黜之士。收羅殆盡。如宣獻之高風。尤所欲卽者。至追憶舊題蘇帖之詩。常常諷道。以致懷賢之意。而公也。十有三年之閒。卒無一語入都。以迄于韓氏之敗。公之攻媿。非苟言之實心體。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以公之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餘。公平坦易。明暢淵永。亦理然也。公之子漳。嘗與余爲同舍郎。端靖而敏于學。少侍公左右。習知言行。嘗哀粹遺文。得百有二十卷而卒。其季治屬余。識篇首。會余得罪徙靖。厥十有二年。漳之子杓守南康。而余適至廬阜。杓乃言曰。昔歲季父之請。則我先人之志也。不可復請乎。余惟公之平生。

有袁正獻狀其行。劉文節銘其窆。而奚以余言爲念。不可終辭也。則爲敍其修辭之本。以復于孝子慈孫云。

書經集傳序 蔡 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靖康丁未。高宗再使幹離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栗。宗忠簡公守磁。則決策留行。于是適濟。適邯鄲。適大名。適睢陽。遂登大寶。中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名號。係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濟師河朔。旋軫舊京。其迂回宿留東南。其轍者。乃汪黃謬計。非公本謀也。公既與汪黃異議。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既留命居。旋升尹正。駕馭羣雄。招降劇盜。兵彊士勇。去力誅必。敵連歲不敢犯境。于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黃益忌之。凡公奏請。皆留中不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背以死。公之勳業。雖不克竟。而英魂毅魄。嶢然與日月爭光可也。昉兒時。固已得公芳規。于四明所刊遺事。中真所謂膽大于軀者。意其語言文字。常亦稱是。客授金華。始獲拜公像。公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干種。因爲補綴。而襲藏之。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者喬行簡攝郡事。築僧廬于墓左。剏祠堂于學宮。總餉岳公珂。太守趙公善。相繼命有德主蒸嘗。所以風厲扶植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嚮慕。請以有德所授遺文。鋟梓。昉遂掇取遺事中所載。褻疏。次第其日月。而并刻之。公前後奏請爲回鑾而發者。凡二十有四。其血誠赤心。因可想見。他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忠義中流出。公亡而杜充代帥。王業偏安。蓋始于此。公之規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況其遺文乎。若諸公褻揚忠烈。例應得書。嘉定辛巳。十有二月。鄞人樓昉拜手書。

指南錄自序 文天祥

余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月。除瀾西大制撫。領神皋。余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于閩廣。元夕後。余所部兵皆聚于富陽。朝廷擬除余江東西廣東西制

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余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皋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北帥卽引董參政以兵屯榷水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余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于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余一行。國事至此。余不得愛身。且意北尙可以口舌動也。廿一日至皋亭山。詰北帥前後失信。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余營中。旣而呂師孟來。余數罵其叔姪。愈不放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余位。于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余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人遣館伴逼余同往。余被逼脅。欲卽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余俟閒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于二月晦夜走眞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余致書兩淮。開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蚤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爲賺城。欲不利于我。苗不以爲然。送余出門。勸奔淮西。余謂此北反閒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余。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余然之。自是日夜奔出南入北。衝犯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余之得至淮也。使余與兩淮合。北人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困頓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余至通。聞二王建元。

帥府于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屨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時德祐二年閏月日。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專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饒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

投之病者而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瞽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瞽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瞽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瞽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略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

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滅。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畧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

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名。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蒞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摘幽隱。會萃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

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開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革、董衝，吾無取焉。徐無黨注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燾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燾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明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躋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閒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拏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汜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外，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尙多。蘇晉之割斷蓋眇，嘗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

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

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敍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敍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敍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敍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推，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

傳之是非者。則探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常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聾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旣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卽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卽位於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導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篋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利虐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隨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僂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吳張高風圖序 虞集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

起。與今第九代掌教元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儆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爲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卽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寺。惟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卽命迴車。蓋不惟不以爲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屨。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闈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闈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爲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乃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畫爲圖以傳觀。而託僕敘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平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蘊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爲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真人畫地之字。蓋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爲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

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爲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嘗立例而爲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至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駟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衆矣。而大概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橐之鼓。籥之吹。戶之樞。虞之機。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之。不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咏歌之間。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淫佚之表。今句比而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從而人之神明完矣。

未有墮一體而可爲全人者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慨於予衷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卽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凡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嗣清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汪氏勳德錄序 虞集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闊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歸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旣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摹。以傳於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故以爲

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朱葵山文集序 宋 濂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耳。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執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耳。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靈。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吳濰州文集序 宋 濂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

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物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語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與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與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閒。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耳。我知學班固耳。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日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將出守維州。與濂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譁。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輝。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尙勗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曾助教文集序 宋 濂

臨川曾先生旦所爲文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淑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儉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

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誌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性情。接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貢於鄉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燦然起矣。余取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論文甚驩。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張侍講翠屏集序 宋 濂

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先生長濂。凡九歲。濂初濡毫學文。先生已擢進士第。列官州邑。及其教成。均入詞垣。先生之文。益散落四方。濂得觀之。未嘗不斂衽而以不能識面爲歉。去年春。始獲與先生會於建業。各出所爲舊藁。相與劇談。至夜分。弗之倦。且曰。吾生平甚不服人。觀子之文。殆將心醉也。濂竊以謂先生素長者。特假夫褒美之辭。以相潔昂爾。非誠然也。曾未幾何。先生使安南。道次大江之西。特造序文一首。以寄其稱獎。則尤甚於前日者。濂讀而疑之。酸鹹之嗜。偶與先生同。故先生云然。非濂之文。果有過於人人也。方將與先生細論。而九原不可作矣。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

庸議下此惟漢爲近古。至於東都則漸趨於綺靡。而晉宋齊梁之間。俳諧翫骸。歲益月增。其弊也滋甚。至唐韓愈氏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韓氏之文固佳。獨不能行於當時。逮宋歐陽修氏始效而法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歐陽氏同時而作者。有曾鞏氏。王安石。皆以古文辭倡明斯道。蓋不下歐陽氏者也。歐陽氏之文如澄湖萬頃。波濤不興。魚鼈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曾氏之文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斬然而猶存。是三家者。天下咸宗之。有元號稱多士。或出入其範圍。而隳括其規模者。輒取文名以去。故章甫逢掖之徒。每驕人曰。我之文學歐陽氏也。學曾王氏也。殊不知三君子者。上取法於周於秦於漢也。所以學歐陽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纖以弱。學曾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緩而弛。學王氏而不至者。其失也。枯以瘠。此非三君子之過也。不善學之。其流弊遂至於斯也。文之信難言者。一至於此乎。濂與先生劇談時。未嘗不撫卷而三歎。奈何狂瀾既倒。滔滔從之。而無有如先生之所慮者也。不亦悲夫。今觀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悟入。豐腴而不流於叢冗。雄峭而不失於粗厲。清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先生之子煜。乃持翠屏集來徵爲之序。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漫舉先生相與論文者。書之於篇端。庶幾讀先生之文者。亦將知其用意之所在也。夫先生諱以寧。字志道。姓張氏。福之古田人。泰定丁卯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學士云。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嘗游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嘆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嘆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楊氏萬木圖序 楊士奇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恆有愧恥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吾。而卽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指某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旣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藉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記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旣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誡。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若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閒。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尙書臣璉。臣潑。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遍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西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宮傳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廚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閒。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荀悅漢紀序 何景明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敍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辭。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於流綴溢簡。踳雜而不可以觀。余於是蓋慨然有思於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卽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索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於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爲經爾。故紀事者。苟非察於性命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於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恡於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刊布焉。

武功縣志序 何景明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紀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粲然明備矣。至其覈事顯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夫先生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敍九邱。詩陳列國。採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爲制。以施於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

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於風尚澆淺。而德實靡貞。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利蹙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則由富而貧。地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良而奸。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勿降本流末。睽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

忠節錄序 焦 竑

嘗考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奸膽。脩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願瞻祠宇。慨然興嘆。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尙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予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屬爲序。予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者當之。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揚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心鮮媿。百羣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不振。究其貴富熏心。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

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哉？予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銓次爲集。家世寢遠，書以不存，予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寧無作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之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爲尤著云。

重刊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敍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贅，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我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朱碧潭詩序 王愼中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棲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懽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污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浣牆戶，曾不可食，其爲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垌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拄坐守其下，突煙晝濕，旋拾儲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復用爲謗。

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旣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碧梧軒詩集序 王愼中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爲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者。集也。君於詩。獨冲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峗宕之氣。揉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爲。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焉。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輟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旣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

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爲綺豔臙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煙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旣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詩集自序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罌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口。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卽其俗成聲。今之俗旣歷口。乃其曲烏得而不口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斯誰使

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呶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慙然失。已灑然醒也。於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於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闔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二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搆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

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誠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旣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鳴咽歎。而以其所憂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卽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旣沒。而一時閹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對士之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職士之馬。而作之憤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致身錄序 陳繼儒

儒向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

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繇水關御溝出。薄莫會於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揚應能。編脩程濟。稱比邱。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灌。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脩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武牛景先。稱東吳樵。時稱東吳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仲節。王資。劉伸。鄭洽。何洲。各徐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適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於滇南。於重慶。於白龍山。於浪穹之深林。於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於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糒脯以饗帝。或紉衣補履以獻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號號索索。惟恐捕者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剄。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爲千古之屈。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卽諸君子亦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君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辭。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巒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尙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峯。意蓋蹤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瓜蔓之抄。殆無寧

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祕本。合於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於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自殺姪之名。其關係一代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序其錄而傳之。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詩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導之與。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於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矣。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汶口志序

歸有光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廛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

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泃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泃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泃。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泃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秘。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庵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泃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猶恨紀載之軼。泃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初刻日知錄自序 顧炎武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抄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閣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疎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者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顧炎武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

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失。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肇域志序 顧炎武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明文案序上 黃宗羲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嚶嚶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郝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

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摺撫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黃宗羲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昆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庶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惟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弁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柰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吳山穀音序 毛際可

林子西仲。向有損齋焚餘十卷。流布藝林。一洗近世膚廓纖媚之習。比年僑居虎林。復彙其書序記傳諸作。名曰穀音。而相屬爲序。憶與林子同以戊戌舉進士。余甫踰弱冠。林子長余數歲。心壯志得。以爲功業可立就。更相勸爲詩文。以鳴國家之盛。其後林子以徽李奉裁。名位未顯。值閩寇之變。繫獄逾年。九死不

悔。王師平寇。林子始挈家累。播遷異地。數米析薪。以供朝夕。而文章則倍勝曩時。蓋經患難艱阻之後。志愈苦而思愈沉。兼挾其忠憤不屈之氣。行乎其間。如金之鍛鍊。而或躍於冶。如水之曲折。而必赴於壑。如松柏之摧抑于霜雪。而蚪結盤鬱。益奇以堅。固非徒窮愁以著書者也。林子又沉酣漆園家言。著爲箋疏。拔理向郭之外。其所謂轂音者。亦原本於莊。比於羽族之微。以自傷其搖落。余手是集。笑語林子曰。所謂鳴國家之盛者。固若是乎。余初以尤異見徵。未幾罷去。屢遭兵燹。時數之厄。與林子略同。而所業不加進。然語曰。失林之鳥。望同類而鳴號。不禁其音之嘒嘒者。故臨文尤感慨係之云。

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序 顧祖禹

水源於山者也。山附於水者也。水源於山。則水之源不異。山附於水。則水之流不異。如是則曷異乎。爾曰。源不異而流不能不異。流之大勢或不異。而其閒浸淫淤闕。升沈遷改之蹟。亦不能不異。是故言郡邑而不言其山川。言山川而不攷其同異。未可云辨於方輿者也。禹貢以山川源委。條貫於九州之次。一經一緯。粲若列眉。職方諸書。未有繼之者也。司馬遷著史記。昔人稱其明於山川條列。然所紀載。僅錯見於羣篇之中。而河渠一書。未爲詳核。班固志地理。復爲溝洫志。溝洫何必不在地理中。與其於江漢淮濟。何以略而不書。與後世言川瀆者。則紆回複亂。如棼絲之不可理也。志郡邑者。則凌雜剝裂。知累礫之不可亂也。唐六典。敍十道山川。推本職方。而未能遠法。禹貢故於川瀆源流。未遑綜論於十道之後。鄭氏通志。自謂準禹貢以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予嘗讀其書。以爲不足以實其言也。今所詮次。大略本之禹貢遺意。其閒略者詳之。闕者益之。舊迹新途。判然難合者。則分別而書之。言川瀆而不言山者。以川瀆

之異多。而山之異少也。嗟乎。其閒蓋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大河之日徙而南也。濟瀆之遂至於絕也。不可謂非天也。開鑿之迹。莫盛於隋。次則莫盛於元。其閒陔陔壘障。易東西之舊道。爲南北之新流。幾幾乎變天地之常矣。又何從驗其爲澠沮濟潔之故道也哉。說者曰。禹貢導川。先及黑弱。而今別爲西裔之川。洛渭次於四瀆之後。而今自爲一方之水。濟川雖絕。諸家皆載其源流。而竟視爲枯瀆。盤江懸隔嶺表。於禹迹何與焉。漕渠一時之制耳。恐非萬世之經也。海運特元人故轍。何容附於川瀆之後。乃猶謂無倍於禹貢所未解也。曰。易不云乎。觀其會通。行其典禮。聖人所以經世而善俗也。夫時勢遷流。姑勿論矣。卽禹貢以來。四千年閒。其爲山崩澤竭。地震川移之類。亦不知凡幾也。詩有之曰。百川沸騰。山冢崢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是以王橫有九河湮沒之言。班固有商碣周移之慨。使神禹生於今日。亦必不能執禹貢之舊文。繩今日之山川矣。子猶欲規規而索之。毋乃不知晦朔與春秋乎。誠欲識古今之因革。究天地之異同。亦於其所以異者求之可已。

方輿紀要序 魏 禧

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常熟顧祖禹所述撰也。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游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域形勢。凡七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川瀆異同。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職方廣輿諸書。襲譌踵謬。名實乖錯。悉據正史考訂折衷之。祖禹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於時。與寧都魏禧爲兄弟交。禧旣篤服其書。祖禹因請爲之序。禧愀然而嘆曰。有是哉。此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也。維禧學不足貫穿諸史。足跡不及天下五分之一。

顧何足推明祖禹意。然竊嘗得舉其論之最偉且篤者。蓋其一以爲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此爲散地。彼爲要害者。一以爲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不擇地。嗚呼。古今豪傑。暴起草昧。遑遑迫而應。天人之會。初未嘗遷地而謀形勝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勢。以驅策天下。而天下無以難之。蓋其故可思矣。失其術。則據十二百二之雄。而可以亡。得其術。則雖迫狹瘠弱。而無不可批郤導窾。以中天下之要。祖禹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其深思遠識。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非方輿可得紀者。嗚呼。非其人孰與知之。

彭躬菴文集序 魏 禧

躬菴先生爲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好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菴文。則顏色消沮。心怵惕。而不甯。嘗譬之戰鬪。弓人聚六材以爲深弓。矢人相筈。既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虱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矢弓失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菴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匯。溝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菴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輾轢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菴。與林確齋始。躬菴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閒。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僞。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僞。不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

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爲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十年。躬菴予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闕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菴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會庭聞文集序 魏禧

會庭聞自萬里歸。己酉正月。會酒於三巘。盡歡。壑風千尺倒上。吹牆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庭聞盡出其所爲古文。使余論定。庭聞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蒼莽勃萃。矯悍尤多。秦氣。予與庭聞爲童子時同學。庭聞天資甚魯。終日讀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於京師。數過吳門。與吳中名士遊。其文斐然一變。而庭聞之名盛於東南。近二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攜美人。騎馬行萬餘里。最好秦中風土。至以寧夏爲家。而庭聞名在西北。其文又一變。庭聞間歸。相見予於山中。毛衣革鞞。雜佩。帶刀礪。面目色黃黝。鬚眉蒼涼。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向者。與予啣晤筆硯間。及細服緩帶。爲三吳名士時。若隔世人物。嗚呼。庭聞之文多秦氣。何足異也。文章視人好尚。與風土所漸被。古之能文者。多遊歷山川名都大邑。以補風土之不足。而變化其天資。司馬遷龍門人。縱遊江南沅湘。彭蠡之匯。故其文奇恣蕩軼。得南戒江海煙雲草木之氣。爲多也。余讀史嘗怪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興之暴。西夏強且久。與宋室爲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強固者。不獨恃甲兵之力。間披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數十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跡。

而庭聞乃竟以是爲家。邊徼風土人情。叛服治亂。必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紀載也。

梓室遺稿序 魏 禧

予謬以古文教授山中。兄子世傑。從講論最久。頗得窺戶門。嘗能刪除吾文字。論古人亦自出意見。相發明。予爲刻若干首。請正世之大人先生。伯兄旣久。客外。傑於羣從長。內外支吾。少讀書。善病。丁巳三月。予客廬陵山中。還書戒勉。欲其卒有成就。不幸逾五六月。而傑以伯兄之變死矣。初傑從季父夜行八十里。往視父殮。蓋棺之頃。拔佩刀自刺者再。爲人所持。遂奮拳搥胸。死血結於少腹。目終日上視。腸腹痛。僕不能立。踰二十日。遽死。哀哉。吾兄欲紓桑梓之禍。身罹凶毒。傑以痛父殞命。聞者莫不哀悼嗟惜。而吾兄弟骨肉之痛。門祚之感。永終天日。無有已時。而傑方以學之將成。而竟不能有所成也。吾嘗謂吾及門中。惟傑將來可獨任事。讀書處世。足有成立。乃不克永年以死。可不重哀而痛惜哉。簡其笥中。得存稿若干首。爲續刻而編次之。自吾返勺庭。抑心釋慮。以教授諸穉孫。講藝之際。門人旅進旅退。忽忽四顧。獨亡有是人。嗟夫。予年衰無子。他日當以遺稿屬傑。及諸書未行世者。爲吾次第刊布。而今乃以其殘文斷簡。煩吾老人也。悲哉。

王山長集序 施閏章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若出一手。或憔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

足。閒有負才好。事者。躑躅鞅掌。沈頓於手版簿領之間。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爲人也。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俯仰。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遊山水。所至與賢豪交歡。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技浮屠之流。往往狎游相傾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撰。述聲名未立。亟爲推引。盡其力乃止。其爲人也如此。嘗與余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也。多自成杼軸。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板。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纍。使然也。風之始發也。調調刁刁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沙石。摧山湮谷。河海倒流。砒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泐泐洋洋。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連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歲釋褐。浮沉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爲不得志也。

陸桴亭思辨錄序 陸隴其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

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之。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歿。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余雖未熟識先生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呼嗚。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記誦詞章。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

榕邨講授編序 李光地

吾家子弟輩。授諸經畢。卽令稍誦近世儒先說理之文。雖今之學者不崇此。然而幼志趣舍繫焉。吾懲夫晚出之爲俗驅。未卽角。輒已笑宋人之爲腐且陋矣。此殊有關涉。非特講解文字間也。雖然。前代成宏先輩。未有不學此者也。前代風氣之醇。人物之盛。必曰成宏。自好異者不能改評也。其時之講解文章。出於是乎。抑如後之出於子史雜書。旁及異說者乎。理詭於聖文。詭於經古。謂之不雅馴。故未論聖人之理。漢唐而宋合者誰也。聖人之文。亦未易與之並引。而偶舉王守溪以韓文成句對論語。帖然也。出是則配焉。而不類。然則後起之文。非惡其探撫子史雜書。以後代言語附於經也。惡其不類焉耳。詞句如此。義理何

如哉。講解文字之所關涉如此。趣舍何如哉。此集所編。是前輩以配經書者也。故幼者講授自此始。

明史藁流賊傳序 王鴻緒

盜賊之禍。歷代恆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而極矣。史冊所載。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永樂中。唐賽兒倡亂山東。厥後乘瑕用兵。頻見竊發。然皆旋就撲滅。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幾危宗社。而卒以掃除。莊烈帝勵精有爲。視武宗何啻霄壤。而顧失天下。何也。明興百年。朝廷之綱紀方肅。天下之風俗未澆。孝宗選舉賢能。布列中外。與斯民休養生息者十餘年。仁澤深而人心固。元氣盛而國脈安。雖以武之童昏。亟行稗政。中官倖夫。濁亂左右。而本根既非盡撥。宰輔尙多老成。迨盜賊四起。而王瓊獨典中樞。陸完彭澤分任閫帥。委寄殊專。旁撓絕少。以故危而不亡。莊烈承神熹二宗之後。神宗晏安。養癰熹宗。暱閣僂士。元氣盡漸。國脈垂絕。向使熹宗御歷。復延數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也。幸而莊烈繼統。銳意更始。用人行政。煥然一新。然當是時。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志勤宵旰。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尙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尙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羣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勦撫兩端。茫無成算。至內而九卿。外而督撫。救過不給。大率有規利自全之心。其或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而所任爲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卽戮一將。墮一城卽殺一吏。賞罰太明。而後至於不能罰。制馭過嚴。而後至於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煩賦重。外訶內叛。譬之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並發。厥證固已甚危。而所用之醫。良否錯進。所服之劑。寒熱互陳。病入於膏肓。而

無可救。爲家督者。復強起自治。則其身雖欲不亡。豈可得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如人之亡於疽毒者。其致亡之本。亦不在於疽毒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禍亂。子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閒未覩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勦賊諸臣傳中。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

明史藁食貨志序 王鴻緒

記曰。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明初沿元之舊。錢法不通。而用鈔。又禁民間以銀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煎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劬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中鹽。以給邊軍。餽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田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強之兼并。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世宗以後。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入左藏。中涓羣小。橫斂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汗萊。吏不能拊循。而復侵刻之。海內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復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農桑。而不在行鈔法也。夫彊本節用。爲理財之要。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於篇。

明史藁刑法志序 王鴻緒

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隨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爲出入。宋採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敕。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爲條格而已。明初丞相

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爲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僞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爲具文。由此奸吏飭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取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句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想大慙。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之。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廠衛終之。廠豎姓名傳不備載。列之於此。使有所考焉。

秋水集序 朱彝尊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冷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沲。演漾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凌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於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欲然不足。旣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於地也。下則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

仄者汎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恍惚。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於經。無窒於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雖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荈。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夫。

感舊集序 朱彝尊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盜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窰所製。至或下勞儉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椀。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盜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盜盃。爭視之。萬曆窰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於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嘆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恆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遊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

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詠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嘆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盜盃者耶？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彩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尙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鬪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耳。

日知錄序 潘耒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詞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疎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閒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人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

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籠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常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未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尙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未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昇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据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657B

